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五十六回 劉知府慎審連環案

劉大人說：「王明、陳大勇。」二人齊聲答應。清官說：「你兩個休要怠慢，明日一早出城，到句容縣城，西北有個公義村，那村中有一個賣狗肉的，姓王行八，外號叫『狗肉王』，還有一個開糧食店的趙子玉，速去將他二人拿來，晚堂聽審。如有懈怠徇私，定要重處！」是。」二人齊聲答應。劉大人說：「張祿。」小廝答應。大人說：「將他二人送出去。」

是。」二人聞聽，一同張祿出了內書房。王明、陳大勇往外去，張祿回內書房，一旁侍立。不多時，秉上燈燭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到了第二日早旦清晨，劉大人起來淨面吃茶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陳大勇、王明二人，奉劉大人之命，不敢怠慢，一黑早起來，出了江寧府的南門，邁步如梭，徑奔公義村大路而走，一路無詞。來到公義村中，二人舉目一看：只見路北有個小酒鋪，倒也雅趣。二人就到了酒鋪之中，要了兩壺酒，喝著酒搭訕著就問，說：「掌櫃的，聞名咱們這村中，有賣狗肉的王八，說他煮得出奇狗肉。意思我們要買點下酒，也不知他在哪裡住？」

這個開酒鋪的張姓，他叫張二牛。他聽承差之言，他說：「二位爺要買狗肉，就在這村西邊，路北一間草房。可是獨門獨院，外帶沒有院牆——那就是賣狗肉王八的住家。」兩個承差聞聽，不由得滿心歡喜。他兩個，聞聽張二牛的話，不由添歡長笑容：說「多承掌櫃的來指教，少不得，要到他家中訪問個明。」二人說著話喝完了酒，會了錢，出了酒鋪向西行。不多一時來得快，到西頭，二人站住看分明：果有一間草房屋，在路北，並無院牆門向東。倆承差，一齊看罷不怠慢，門外高聲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家中可有熟狗肉？我二人，前來照顧老仁兄。」狗肉王，聞聽外面有人買肉，他在那，房中答應往外行。一邊走著心中想，說「今日的買賣定興隆。」

昨日我，套了一隻狗，又肥又大價又輕。煮熟挑到句容縣，手拿八准有六百銅！」狗肉王，思想之間到外面，一抬頭，瞧見承差人二名。帶笑開言來講話，說道是：「二位爺，要買幾斤吩咐明。」大勇聞聽先講話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聞名你的狗肉好，句容縣中有大名。我二人，特意找到此，請問貴姓與尊名？知道字號好來買，作一個主顧你可願情？」狗肉王，聞聽心歡喜：「二位爺，留神在上聽：在下姓王此處住，專賣狗肉度平生。因為我煮得味道好，『狗肉王』三字是眾人稱。」王八越說越得意，承差聞聽不消停。解開袖子就開鎖，鐵線一根手中擎，邁步臨近只一抖，「嘩唧唧」，套在王八的脖項中。狗肉王一見黃了臉，怪叫吆喝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在下並無犯王法，無故鎖我主何情？」陳大勇，聞聽微微地冷笑，說：「王八留神要你聽：為人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。我們奉，劉大人的命令來拿你，為的是，因奸殺命的事一宗。還有那，雜糧店的趙子玉，劉大人，府衙立等問分明。你把我二人帶了去，同到趙家糧店中。」陳大勇說罷前後話，王八聞聽說「了不成！」

狗肉王聞聽，嚇了個驚疑不止，少不得一同兩個承差，穿街越巷，徑奔開糧食店的趙子玉家而來。

不多一時，來至糧店門首，可巧正遇見趙子玉在門前站立。

王八用手一指，向承差開言說：「那不是！那一個戴纓帽、穿青褂子，面朝前站著，就是趙子玉。」兩個承差聞聽，不敢怠慢，一同狗肉王來到跟前雜糧店的門前，陳大勇指手開言說：「尊駕就是那一位開糧店的趙大爺嗎？」趙子玉聞聽，說：「不敢，在下的就是。二位那邊來的？問我在下有何事故？」陳大勇見問，說：「我們倆是江寧府劉大人打發來的，有個字帖兒你一看就明白了。」說話中間，打靴筒內把票夾子掏出來咧，將劉大人票遞與趙子玉。趙子玉接過看了一遍，嚇了個面目如金紙，唇似過乾葉，啞口無言。大勇他不由分說，把趙子玉也就鎖上咧，拉著就走。趙子玉說：「二位上差，既是劉大人的票，我敢不去嗎？望乞二位：與在下的刑具，暫且留一個體面。」

趙某也不是那無義之人，定叫二位過得去。」陳大勇聞聽，說：「你就是有茶酒之資，想給我們的話，是不是？」趙子玉聞聽，說：「正是。」陳大勇說：「你歇了心罷！你就是黃金萬兩，送了我們倆，叫我們營私，說句時興的話你聽聽罷：老虎拉車——我們不敢趕。別說是叫我們賣法，昨日我這個王大兄弟，因為在城隍廟看守蓮花庵的武姑子，他要抽袋煙吃，叫我們老大人打了二十五門門，眼子八成到這會還腫著呢！我們老大人知道我還敢使錢，叫劉羅鍋子知道了，怕又要眼子受驚了！」

趙子玉聞聽，無言可對。

趙子玉聞聽無言對，默默無言似啞聾。兩個承差不怠慢，拉定王、趙人二名，一直徑奔江寧府，順著大道往前行。穿街越巷全不講，來到江寧聚寶城。進了前門朝前走，邁步如梭快似風，登時來至轅門外，正遇大人把堂升。倆承差，一見往裡走，來到當堂跪在塵。陳大勇開言來講話：說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小的二人領下票，公義村，鎖拿王、趙人二名。堂前銷差要回稟。」說話間，抖下鐵索手中擎。

劉大人，聞聽一擺手，兩個承差一旁行。清官爺，留神朝下看，打量王、趙人二名。大人先瞧趙子玉：穿戴齊整買賣形。年紀不過五旬上，瞧他的面貌露著老成。劉大人，又把王八看，他與趙子玉就大不同。則見他：鴨子尾氈帽頭上戴，一條搭包繫腰中。身上穿，粗布夾襖毛藍布，上邊的油泥有半指零。土黃布的雞腿襪，青布鞋子腳下登。

年貌未必有四十歲，一臉的橫肉相貌凶。重眉兩道是母豬眼，有幾根，狗蠅鬍子是黃澄澄。兩腮無肉是個雷公嘴，瞧長相，光景挺值個充發還算輕。劉大人，看罷多時會，座上開言叫一聲：「王八為何將人害？因奸不允就行兇！」

殺死何氏月素婦，如何又，把人頭拿去主何情？偏遇見，糊塗蟲的王知縣，李文華，受刑不過認屈情。本府堂前從實講，一字虛言狗命坑！」王八聞聽將頭叩：「大人青天在上聽：小的雖窮多守分，並不敢無故擅行兇。不知道，那個殺了何氏女？大人硬叫我招承。望乞大人懸明鏡，覆盆之下有冤情！」說罷不住將頭叩。劉大人，座上冷笑兩三聲，開言就把「王八」叫，說道是：「你的話語倒也通。」

未從欺壓我本府，想想我，為官卻與平素中。大料著，你不見親喪不掉淚，料你不肯善招承。」吩咐左右把夾棍看，夾起這囚徒人一名。

劉大人吩咐：「把這囚徒夾起來再問！」「這。」眾役答應，一齊上前，登時夾棍拿到，當堂一摺，這一聲響震耳，狗肉王觀瞧把魂都嚇冒咧！自己思想說：「聞名這劉羅鍋子難纏，再者我殺人是真，既然打發差人將我拿來，豈肯善罷甘休？罷了，罷了，也是我的命該如此！何苦的叫他把腿夾折，還得招認，倒不如留下他媽的兩條好腿，雖然作鬼，到陰司搶水喝，比他媽的別的鬼跑得快些。」狗肉王想罷，望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不用夾我，我小的招了就是咧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冷笑開言，說：「哪怕你不招！」王八說：「大人容稟」狗肉王就將他賣肉回家，路過孫興的門首，一時間求奸不允，才將何氏殺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劉大人聞聽，上面又問，說：「頭你扔在何處？」王八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也不敢撒謊。」

素日我和趙子玉不對，我就將何氏人頭，扔在他的糧店後院，心想著移禍於他。大人要問人頭的下落，這不是趙子玉嗎？大人問他便知。」

劉大人聞聽狗肉王之言，果然與李傻子的話相對。大人望下開言，說：「趙子玉，你可聽見王八的話了嗎？」趙子玉見問，向上磕頭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休聽王八之言，不知他人頭扔在何處，誣賴小人。望大人的明鏡高懸，與小人做主。」

說罷，只是叩頭。劉大人聞聽趙子玉之言，說：「你不必害怕。」

王八說將人頭扔在你的後院之內，要是見了，只管說，與你無干。」趙子玉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小的實在未見。」劉大人聞聽趙子玉之言，說：「與你好說，你也不肯實說。」吩咐左右：「看夾棍過來，夾起再問！」「這。」眾人齊聲答應。趙子玉聞

聽要動夾棍咧，嚇得驚魂失色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；不必夾，小的實說了」兩邊衙役一齊斷喝，說：「快說！」趙子玉又將宋義設計埋人頭這事說了一遍。劉大人聞聽，又吩咐：「將他二人收監。」又叫承差朱文，領票去拿宋義，明日午堂聽審。劉大人這才退堂，回後面去，不必再表。一夜無話。

且說承差朱文，領了劉大人的票，出了衙門，回家吃過晚飯，不多一時，乘上燈燭，一夜無話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朱文起來，不敢怠慢，公義村拿宋義不表。再說劉大人退了堂，回到內書房坐下。張祿擺上晚飯，大人用飯已畢，撤下傢伙，天氣已晚，乘上燈燭。

清官爺回到書房內，用畢晚飯點上燈。一夜晚景不多敘，到了次日大天明。張祿兒，請起大人先淨面，茶酒飯畢把衣更。劉大人，立刻升公位，判斷民案與主盡忠。正然堂上把公事斷，忽見那，承差朱文往裡行。手中拉定人一個，來至堂前跪在地：「小的朱文將票領，把宋義拿來到衙中。」說罷慌忙去了鎖。劉大人，一擺手，朱文邁步一翻身。清官爺，上面開言叫：「宋義留神要你聽：為何你，瞧見人頭不去報，私下掩埋主何情？本府堂前從實講，一字虛言狗命坑！」宋義見問將頭叩，說「大人在上細留神：私埋人是小人的錯，並無殺人是真情。因為一時見識短，怕的是，人命官司打不清。」劉大人，聞聽朝下問：「宋義留神要你聽：你把人頭埋何處？帶領差人去驗明。」

大人又把王明叫：「你同宋義走一程。把人頭刨來當堂驗，速去速來莫消停。」王明答應不怠慢，帶定宋義往外行。

劉大人，這才將堂退，眾人散去也不必表，再講王明與宋義，逕奔公義村大路行。按下他們把人頭起，再表清官叫劉墉。退堂回到書房內，張祿慌忙獻茶羹。茶罷擱盞擺上飯，劉大人用完，張祿兒，撤去傢伙點上燈。一夜晚景不多敘，次日清晨天大明。小內廝，請起大人將頭叩，茶酒飯畢把衣更。劉大人，吩咐傳出話去：「立刻升堂辦事情。」